

福建戲曲傳統劇目對照本

莆仙戲

春草閨堂

(原名《鄒雷達》)

(內部資料，僅供研究)

12

福建省戲曲研究所選印

1983. 11.

春 草 闖 堂

江 幼 宋

柯 如 寬

陈 仁 鑑

陈 仁 鑑

改 編

执 筆

《春草闖堂》

序

《春草闖堂》是由莆仙戲傳統劇目，鄒雷霆改編的。鄒雷霆原有兩條綫：一是李千金一綫，本有“救李”“闖堂”“証婿”、“見父”四出戲，但都非常簡略、千金與閻老，都不曾經過大鬥爭，就認了女婿；一是張玉蓮一綫，寫鄒雷霆（即本劇中的薛政庭）救了張玉蓮，逃難往京，打虎救駕，後來張玉蓮男裝假鄒姓名，到京尋夫，為閻老所遇，誤認為婿，引見皇帝。帝怒玉蓮假冒打虎功臣，并及閻老，双双判斬，幸鄒聞聲往救，妻妾團圓。

一九五七年冬，仙遊縣舉行戲曲會演，柯如寬同志將“鄒雷霆”一劇，改名“閻老認婿”略加修改，參加演出。修改本把原本中“闖堂”老管家李用，改為丫頭春花（即春草）又創造了春花同知縣（即胡知府）到李府証婿，路上不肯走的許多戲。大家很感興趣。我當時就注意到，李千金這一綫，有很巧妙的藝術安排，只要就原基礎加強人物性格，豐富各場戲的內容，把張玉蓮一綫全部砍掉，很有希望成為一出有趣的喜劇。

不過問題在於李閻老認婿這一關，如果閻老輕易地認了婿，就會削弱了該劇的思想性。李閻老是封建王朝的宰相，無疑地是舊孔教的堡壘，當他聽見丫頭在公堂認了姑爺，女兒居然支持，這種與舊社會規律不相協調的行為，他是斷然不能允許的。但我們為要完成該劇的使命，一定要使閻老後來乖乖地承認既成的事實，使這個戲的結局回來大大地打了閻老的嘴吧，才能有濃厚的喜劇效果，和強烈的社會意義。我與柯如寬同志找了好一陣的辦法，直到一九六〇年春，由於不時在書本上、生活上得到启发，想出改信、送婿、認婿等情節處理，寫成了這個劇本。參加晉江專區青年演員會演，劇本就流傳開去。很多劇團改編演出，至一九六二年春，劇團到福州上演，蒙省文藝界同志提了很多寶貴意見，劇作家曹禺老舍諸先生，都給我們以珍貴的指示。回縣後，我們又與江幼宋老先生共同討論再予改寫。這次的修改，因江先生的幫助，對曲詞有一定的提高。

有些劇團改編這個戲，把李千金的証婿、勸父、改信等行為，明顯地說是由於愛情的目的，企圖以主婢主動爭取婚姻，來提高她們的形象。其實，這樣形象倒是低了。李半月、薛政庭是有愛情的，但認婿事件一經開

始，就應該集中力量到正義的鬥爭方面去。我們寫半月証婚是為救人，在父親面前爭辯她是純潔的，甚至最後拒絕出堂交拜，寫薛政庭向胡知府否認自己的姑爺身份，不肯上京，甚至在閹老及眾官面前爭取揭露真相，這在在都是愛情的離心力量，但這力量又在在地向愛情的紅心射去。他們越爭正義，就越大胆，越公正，形象就越高；他們越揚棄愛情，戲的發展就一步步地向愛情深似一步。不必去強調他們的愛，自然有他們的愛，他們的愛是建築在為正義而鬥爭的基礎上的。這是愛情戲的另一種描繪，這種描繪要求盡量隱蔽愛情的痕跡，越隱蔽，主題思想就越突出，社會性就越深，而愛的力量就越堅牢。

這個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皆大歡喜”不但劇中人物是“皆大歡喜”就連看戲的人，不管是村的肖的，父的野的，女的孩的，老的少的，也無不“皆大歡喜”。本來一個較有份量的劇目，要深刻理解劇中人物的形象，需要一定的社會和歷史的知識，所以深入到鄉村和山區演出，常常不大容易為群眾所理解，這個劇本里的人物，卻是平易近人的，容易接受的，因此很受各方面的歡迎；還有一種歡迎的原因，我想大概是故事安排得有趣。我們藝人管這個叫做有“局式”。所謂“局式”大概就是“巧妙的結構”的意思。我是主張每個戲都應該以“局式”取勝的。使許多情節都落入一個“局”，令人意料不到。而又在意料之中，因此豁然貫通，打案叫絕。如《拜月亭》，那一對難中男女的遇合，就非常新奇。莎士比亞的許多戲，都很有“局式”，有的巧，有的奇，有的非常美麗。但這決不是形式至上主義，巧妙的結構的確可以突出劇本的思想性，加強主題的深刻性。一方面覺得這個“局”是介形式，一方面又覺得它也有內容，比如本劇，想出了改信的“局”後來迫使閹老認了女婿，就使這個戲有更強的社會意義。《團圓之後》的主題不過是反封建而已，但因為有許多深邃的“局”，使主題思想深度劇激增強，人物性格非常強烈。這種“局式”之所以能夠起加強思想性的作用，大概是因為與“性格”離不開；沒有閹老的懼微滑圓的性格，就沒有被迫認婿的“局”；沒有胡知府善于逢迎的性格，也就沒有送婿上京的“局”。所以性格是“局式”的基礎“局式”是性格的開華。但性格應該有一定的社會性，沒有社會性的性格，塑造得再成功，也是沒有“局式”的。

本劇能與讀者見面，是有與許多同志的協助，各級領導的支持分不開的，特此致以崇高的謝意！

執筆者 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

目 錄

一、春草闖堂（整理本）……………（1）

江幼宋、柯如寬、陳仁鑑 改編

陳 仁 鑑 執筆

二、鄒雷霆（原本）……………（41）

第一場

薛政庭：（上唱）

春风拂柳柳含烟，
綠遍郊原眼界寬；
乘兴高歌上华嶽，
回头一望小长安。

我薛政庭，籍貫西安，身本官裔，双亲早逝，家道中衰。虽曾讀詩书，但平生尚侠好武，无意功名。今日野外寻春，乘兴到太华山一遊，以舒襟怀。

（唱）

满眼悠悠称意难，
与春作伴訪名山；
从林幽胜坐寰寰，
风送鐘声落九天。（下）
〔李半月小姐內。

李半月：春草、秋花，带路下山！

（与二婢上）

李半月：（唱）

痕处深闺岁月踪，
春来春去，疑是住天涯；
今日看山无限景，
才知春富貴，
处处是渠家。

奴家李半月小姐。父亲官居宰輔，在朝办理国政；母亲早背，奴独自留守家园，今日太华山还願归来，一路风光，令人流連不置。

（唱）

鶯儿慣把春光誇，

声声入耳，

似道且住为佳。

嫩生春水，

何預儿家！

偏逗人情思无涯。

笑語白雪归去也，

你纵无心出岫，会把好山遮。

〔吳独带众家丁追上。

吳 独：在这里！家丁，将此女抓回府而去！

众 丁：抓！

春 草：做什么？

丁 甲：哈，我家公子看上你那娘子啦！

春 草：哼！这是李閨老千金，誰敢放肆！

吳 独：什么！此女就是李小姐！（諦視）果然名不虛傳。噯呀，我前日差媒往相府求亲，被伊拒絕；今日无意相逢，勾起旧事，放胆上前調戏，以报此恨。有何不可！

（輕薄地）嘻嘻，阿妹呀！

（唱）

李家阿妹真漂亮，
秋波一轉情意長；
昔日千金求玉杵，
云英何不配裴航！

李半月：你是何人？如此无礼！

吳 独：阿妹，你当真不識得哥

嗎？哥就是吏部尚書吳侗之子吳獨。你我父親同朝為官，咱兩人可算是親熱熱的兄妹。妹妹讓哥來問個好吧！

李半月：啐！

（唱）

官家子弟無統統，
不是喪心即病狂！

春草，秋花；帶路下山崗！小人之輩，不足與較量。（要行）

吳獨：家丁，看好，路是我的！

家丁：是呀，路是我們公子的！

（左擋右遮）

秋花：賊短命！你要怎麼樣？

吳獨：（涎皮唾臉）我有意同你家小姐攀攀親，你小姐無情無面，偏不肯與我做夫妻；今日相見，非要說個明白不可！（滾上）嘻嘻嘻！

春草：（大聲）快走開，不然，我要喊人了！

吳獨：喊人！哈哈，什麼人敢來管吏部尚書公子的事情。

家丁：咱兩家是世交，就多留小姐一時半刻，在這裡談談天，誰敢多話？

吳獨：對呀！兄妹之間，親熱，親熱，有什麼要緊呢？（與家丁攤開兩手，慢慢兒攏上前去）

秋花：來人呀，強盜抓人哪！

〔薛政庭上，推開眾家

丁。

吳獨：咦，是你！嘿嘿，薛政庭，我勸你：“自家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薛政庭：呸！（唱）

任你凶頑恃智翁，
今朝難許你撒猖，
若不見機早斂跡，
我這鉄拳滋味，定教你來嘗。

吳獨：嘿嘿，真是妄胆，眾家丁，給我打！（打起，獨與眾家丁敗下，薛欲追）。

李半月：住了！既走勿追。多蒙相助，感激不盡！

薛政庭：豈敢。

春草：呵，你就是薛公子！人稱公子見义勇为，果然不虛。我小姐是李閣老千金，蒙你解圍，理應拜謝！

薛政庭：原來是李小姐。小姐火速回府，免得吳賊另起風波。小生就此告退！

春草：公子留步，留步！常言道：“為人為到底”。我主婢驚魂未定，還求公子護送一程！

薛政庭：既然如此，一齊下山而去。

李半月：（唱）

蒙大德愧無可報，
遇小人得識英雄。

薛玫庭：（唱）

排难解紛吾輩事，
小姐言重詎敢当！

李半月：（旁唱）

听你言落落大方，
可真是英雄肝胆，
菩薩心腸。
古人絲繡平原君，
奴祇应香花供养，
祝他前途，安穩无风浪；
逢凶化吉，遇难应祥。

薛玫庭：前面是康庄大道，小姐放心回府，恕小生欠陪了。

春草：此地离我李府不远，請公子同到府中，杯茶奉敬！

薛玫庭：高情心願，另日拜候，小姐請！

李半月：公子請！（二婢下、月一顾而下）

薛玫庭：（唱）

好一个千金模样，
言詞举动不寻常，
桃李輸其艷，
芝兰逊其香。
只是男儿未除湖海气，
今日为底忙？
岂可移怀涉想！

（聞喊救声，向內望）

奸儿又在肆强梁，
惹我心上怒潮，才平还复漲。

（吳獨与众家丁抓張玉蓮上，

張老儿在后跟上）。

薛玫庭：畜生吳獨，你又强拐人家妇女了！

吳獨：（嚇了一跳）噢，又是你！

張老：原来是薛公子！公子，救我女儿一命吧！

薛玫庭：你女儿因何事，被他所擄？

張老：（唱）
張玉蓮：（唱）

父女朝山还凤願，
来到中途忽遭殃，
无端吳公子，
擄人妄逞强。

吳獨：呸！

（唱）

借我紋銀五十兩，
一女还債務，于你何伤。

張老：嚶，吳公子，小老几时向你借銀，有何凭据？

吳獨：（推張老）老奴才，大胆！

薛玫庭：吳獨，你放不放他女儿？

吳獨：哼！薛玫庭，你屡屡与我为难，是何道理？

薛玫庭：路見不平，安能坐視，只此便是道理。

吳獨：不管他，家丁，抓走！
（众家丁抓人，玫庭拦阻，双方开打。吳獨乘隙取大石，击倒蓮）

張玉蓮：嗚喲！（斷氣）

張老：女兒呀，女兒呀！（抱屍慟哭）

薛政庭：畜生胆行凶，該死了！
（一拳打死吳獨，眾家丁逃下）

張老：嗚呀！

（唱）

見奸兒拳下喪身，
雪吾讎義氣感人，
只是吳府勢頭大，
公子速往他鄉奔！

薛政庭：大丈夫敢作敢受，何懼之有，待我向西安府自首，老伯火速離開此地！

第二場

春草：（上唱）

偶來買脂粉，
見行人三五成群，
交頭接耳，
似有奇聞。（內喊聲）

呀！（唱）

前街嘩喊亂紛紛，
來了一隊官兵，
手持刀鎗如上陣，
〔四衛役押薛政庭繞場

下。

春草：嗚呀！

（唱）

忽見薛恩人，
縲紲上其身，

衙役淘淘解將去，
似捕強盜捉奸民。

不由春草，

失魄又驚魂！

〔守備王喜上。

王喜：原來是春草！

春草：王守備！（唱）

薛公子，薛公子！

有勇又有仁，

將他逮捕是何因？

王喜：他打死吳獨公子，楊夫人督促緝凶，是府尊大人派我前去的。

春草：薛公子英雄莫敵，你怎樣將他擒來？

王喜：不瞞春草說，薛公子是個大丈夫，不曾拒捕，是自行投案的。請！（下）

春草：嗚呀！

（唱）

聞此言，

似晴空起了霹靂聲，

打死尚書子，

惹禍非輕！

偏自來投案，

不怕權極刑。

眼見恩人無生路，

教春草心中何忍！

是了！想薛公子闖此大禍，必為抱打不平而起；我小姐蒙他相救，豈能白白看他受死，不免闖進府衙，看知府如何定

案。(下)

[二道幕启，西安府公堂。二軍引知府胡进上。

胡进：(唱)

今日此案不是輕，
尙书門第有威名，
步上公堂心盘算，
审理此案要精神。

[内声：报呀，吳府楊夫

人到衙，

胡进：备迎接。(二婢扶夫人上)卑职恭迎誥命夫人!

夫人：免!

胡进：夫人請坐!

夫人：胡知府!

(唱)

你为知府何无能，
境有凶徒任横行，
早肯誥奸严吏治，
吾儿何至丧了生。

胡进：是是是，卑职这次，定当严办。

夫人：西安府有人敢打死吾儿，百姓就别說啦!这种害群之馬……。

胡进：对呀，这种害群之馬，还让他多活做什么?一棍两棍勾銷了，也替地方除了一害。

夫人：你說……。

胡进：我是說，把他杖死啦，只报說抗供拒审，誤毙杖下，諒上司也不至穷究!

夫人：哼，你替我家做了事，难道我老爷会不知道?你怕什么?

胡进：是是，卑职知道了。左右，薛玫庭押上来，开了公座!(二軍与王喜押薛玫庭上)

薛玫庭：府尊大人在上，薛玫庭有礼。

胡进：吳公子是你打死嗎?

薛玫庭：是我打死。

胡进：哼，好大的胆子!你何故打死吳公子!

夫人：别多問啦!

胡进：来，将凶手撵下，活活杖死!

薛玫庭：誰敢乱杖!

夫人：杀人償命，还不該受杖?来，推下打!

薛玫庭：嗚呀!

(唱)

你夫妇纵子肆凶殘，
姦淫擄掠，
怨气滿西安。
我为地方除大害
一死何足憚!
不自引咎，
声声喊打，
难道你是理刑官?

夫人：好大的口气!真是目无王法。

胡进：(高声)左右!

軍士(喊堂)喝!

胡進:(拍惊木)將薛政庭拖下……

[內声:且慢!

胡進:(一惊)誰?

春草:(冲上)打不得!

軍士:(拦)呔!這是公堂,不得亂闖。

春草:偶然一闖,有什麼要紧?

胡進:你是什麼人?

春草:我就是我!

夫人:那裏來的野女子,如此肆胆,給我趕出去!

胡進:趕出去!

軍士:趕出去!

王喜:上肩大人,她是李閣老千金貼身女婢春草。

胡進:什麼?是李府丫頭!嗯,到此何干?

春草:到此看审案。

夫人:嘿,一個毛丫頭,懂得看审什麼?胡知府,別管他!

胡進:是。來……

春草:慢點!我是奉命來看审案的。

胡進:奉誰之命?

春草:自然有人哪。

夫人:(大声)誰呀?

春草:(大声)小姐,

胡進:(一震)小姐叫你来?

春草:是呀!小姐叫我来,看看府尊大人审案,到底审得公不

公,明不明?

胡進:呵!这个……本府审案,哪有不公不明之理。

春草:請教大人,公庭依理而断,未問口供,就先用刑,可算得公,算得明嗎?

胡進:呵,呢……这……这不是在問着嗎?噯呀!(装摸做样)薛政庭呀薛政庭,因何事打死吳獨公子,从实一一招来?

薛政庭:大人!

(唱)

說起此事怒冲天,
吳獨强擄張玉蓮,
弱女呼号,望人救免,
反遭惨杀更堪怜;
我誅凶以慰死者,
义所当然!

春草:呵!原来吳獨打死民女。

胡進:王喜,你說?

王喜:大人!(数板)

民女張玉蓮,
橫屍道路边,
凶器一块石,
腦裂口深三寸零。
作作驗明填屍格,(通格)
保邻具結众名联,
苦主在府外,
口呼冤,
口呼冤!

夫人:哼!

刁民欠債，
撒賴不還，
觸石自斃，
與人無干。
一條小命何足算，
沟洫偏要作波瀾。

薛政庭：嘿！嘿！

（唱）

天子犯罪庶民同，
何分富貴與貧賤，
誅紂但云誅一夫，
便尚書公子，
有何稀罕？

夫 人：賤凶犯！張玉蓮之死，自有來因，你何官何職，竟敢私自行凶？

胡 進：是呀！吳公子有無差錯，本府自能執法無私，與你何涉？擅自行凶，真是目無王法。若不懲治，勢必萬眾效尤，那還了得！（拍驚木）來，將薛政庭押下……

（軍推薛下）

春 草：大人，你待怎樣？

胡 進：從嚴究辦。

春 草：只怕不能從嚴，也不能究辦！

胡 進：噢！這是怎麼說的？

春 草：你是做朝廷的官，還是做吳府的官？

夫 人：哼！鸚哥唱，麻雀也要唱，你懂得什麼“朝廷官”

“吳府官”！

胡 進：是呀！小小丫頭，敢管這天大的事！

春 草：有花自然香，何必蘭與桂。別看我是個丫頭，一根小刺都懂得挑剔。吳府那造孽子，盡日在西安府做些什麼好事，你當父母官的，並沒聾了耳朵，瞎了眼睛；任由百姓叫苦連天，幾時聽見你“執法無私”？替人伸一次冤，理一次枉呢！

夫 人：放肆！事情對不對，要你李府一個丫頭在這裡亂嚼舌！

春 草：李府丫頭便怎樣？有理通行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丫頭便不能說話？

胡 進：打死人就不要償命嗎？

春 草：自古一死只有一償，總不要兩個人償她兒子的命。

夫 人：啐！

（唱）

賤婢不知有尊卑，
誥命面前，
放言無忌諱；
若非看你主子面，
教你吃了棒兒虧。

胡知府！

奴夫與閣老，
一世好舊相知，
日日并肩步丹墀！

胡 進：不錯，不錯！

夫 人：（續唱）

同乡同朝情誼厚，
吳家子何異李家兒。

胡 进：是呀，世誼乡誼加僚誼，
夫人這話對呀！

夫 人：（續唱）

就使閣老在家時，
也無袒護凶徒理。

胡 进：閣老與薛政庭非親非戚，
何至別生枝節。

夫 人：胡知府；

（續唱）

責成皂役嚴行杖，
杖死堂前即棄屍。

胡 进：是是是！（入座，大聲）
來呀，你們听着……。

春 草：（急止）胡知府！你到底
要官不要官？

胡 进：（摸冠）又怎麼樣啦？

春 草：非親非戚，小姐叫我来此
做甚？

胡 进：噢，是親戚！

夫 人：（急接）何親何戚？誰無
瓜葛，還管得了嗎？

胡 进：是呀！遠親遠鄰，多得很
哪！誰認得完呢？

春 草：嘿，怕不是那麼簡單！

夫 人：薛政庭姓李，還是李閣老
姓薛？好啦，薛政庭要是李閣
老的公子，我兒一命，也就作
罷不提。

春 草：嘿，不是公子，也同公

子差不多。

胡 进：同公子差不多？

夫 人：（高聲）什麼人？

春 草：是……。

胡 进：是什麼人呀？快說！

春 草：是……。

夫 人：（學）是，是……只怕是
樹梢頭拾來的老鷄蛋呢！胡知
府，薛政庭決不是李府什麼緊
要的人，你趕快斷決吧！

胡 进：遵諭。（對內）衙奴們，
動起大刑，將薛政庭……

春 草：你敢打？

胡 进：怎說不敢打！

春 草：他……他是……

夫 人：（厲聲）是什麼？

胡 进：說吧！說吧！

春 草：是……

夫 人：是。

春 草：是姑爺！

胡 进：呀，是姑爺！（跌坐）噯
呀！

（唱）

聞此言來冷汗進，
相府姑爺抱不平，
難怪他，
打死尚書子，
毫不在意，
到案自承，
兩座大山同壓頂，
左偏右袒，
都妨我性命前程！

夫 人：你別听这死丫頭瞎說！我
儿不久才向李府求亲，那里听
說有什么姑爷。

胡 进：春草，到底是真不是真？

春 草：是真不是真，你动薛公子
一根毫毛，你就試試看！

胡 进：这……这……。

夫 人：胡知府、劝你速速將薛政
庭杖死！

春 草：胡知府，劝你速速將薛公
子釋放！

胡 进：你两家，一要放，一要
杖，敎下官如何是好？

夫 人：你听丫頭的話？还是听
命夫人的話？

胡 进：当然听夫人的話。

春 草：你听夫人的話，还是听相
爷的話？

胡 进：这这这，自然听相爷的
話。

夫 人：真真气煞于我！众女婢，
把这臭賤人給我打！

〔众婢上前，春草迫近。〕

春 草：来，来，春草虽然是个丫
頭，还不曾挨过打，今天倒要
領敎領敎誥命夫人的威风！

夫 人：任管打！

王 喜：（忙劝）好啦，好啦。

胡 进：噯呀！

（唱）

公堂之上战兢兢，
两家都是帝股肱；

彼此爭持不相让，
使我无权判断，
亦无法調停。

王 喜：呃，呃，大人，凭王喜看
起来，薛政庭既然是李府姑
爷，你怕她做什么呢？

夫 人：王守备，你……

王 喜：（急躲胡后）呃，卑职不
敢！卑职不敢！

胡 进：呵！（恭敬地对楊拱手）
不如請夫人暂时回府，待卑职
考虑周詳，再行定案。

夫 人：你待不究？

胡 进：噯呀！卑职怎敢不替公子
报仇，只因事干李府，不得不
小心。

夫 人：哼，吏部管得着你！待本
夫人一信报京，看你知府做得
成不成！众女婢，回府！

（楊夫人与众婢恨恨地下）

胡 进：唉，这事真有点不好办！

王 喜：又有什么不好办呢？

胡 进：若薛政庭真是李府姑爷，
再大的案情也可不了了之；只
是仔細想来，閻老一向在京，
老夫人又早已身故，誰替小姐
提亲呢？

王 喜：不对，大人，难道姑爷的
事，这丫頭好在公堂冒认？

胡 进：呵，有了！待我拉着这毛
丫頭，到李府当面向小姐对一
对吧。

春 草：（惊）呵！

第 三 場

〔春草，二轎夫抬胡进上。〕

胡 进：嚟呀！

（唱）

逢大案，逢大案！
如船擱淺滩；
政庭是否李府婿，
特向小姐一探看。

春 草：（唱）

知府无能偏究底，
奴婢僥舌心難安！
〔春草内心斗争，躊躇不前。〕

胡 进：嚟，春草，你何故不行？

春 草：我在前头用脚走，你在后面坐轎跟，当然是你快囉！

胡 进：那么，我在前，让你在后，可好嗎？

春 草：你要在前，你就先走吧！

（唱）

为救公子，
間不容緩，
撒謊且过眼前关；
如今回府去，
势难再瞞混。
小姐詢知必羞恼，
家法上身自貽患！

胡 进：（唱）

宦海本来涉足难，

何堪身在夹縫間；
疏却天官亲閣老，
利害迫人向上攀。

〔胡先行，春草故意落后，下。〕

轎 夫：春草呀，春草呀！

胡 进：呃，呃，春草，春草！

春 草：嗨！（上）

胡 进：你怎么不跟上呢？

春 草：我跟不上啦！

胡 进：春草，此案关系非輕，本府坐臥不宁，望你勉强打个快步吧！

春 草：你急，你就先去吧！

胡 进：紙鴿飞得再高，也免不了有条綫。是你当堂认亲，叫本府独自一人，对小姐从何談起？

春 草：那么，今天我跟不上，要談，請你明天去吧！

胡 进：嚟呀！急惊风，偏遇見慢郎中，春草，再也等不得啦！

春 草：真是吃肉的不知养猪的艰难，坐轎的那曉走路的辛苦！

胡 进：唉！（摇头）我下轎，我下轎，和你同走。来，住了轎！

轎 夫：住轎呀！（胡身段）

胡 进：春草吹！本府現在与你一同走路啦。

春 草：你高兴走路，你就走吧！

胡 进：唉！

(唱)

为求小姐証一言，
徒步康衢伴丫环，
短长休管旁人說，
不癡不聾莫作官。

春 草：(唱)

相府千金岂等閒，
教她认婿总艰难；
知府知情定反案，
公子命在須臾間；

唉！这，这怎么得了呢？

胡 进：春草，有什么不得了？

春 草：我是說走不了。(索性坐
在地上)

胡 进：噯，噯，春草！你又怎样
啦？

春 草：脚痛！

胡 进：可真嬌嫩！沒走几步，脚
就会痛。走吧，走吧！

春 草：走不动啦！

胡 进：噯噯，这……这怎么办
呢？这怎么办呢？

春 草：(学)噯噯，这怎么办
呢？这怎么办呢？

(旁唱)

那管他心急似箭，
其如儂脚軟如綿，
明知难摆脱，
一味但挨延。
看来我也可怜，
他也可怜！

(左思右想，不覺起而徘徊)

(旁續唱)

我把枯腸搜索尽，
也无一計过此关。

胡 进：呵，春草会走了，春草要
走了！

春 草：(急坐下，捶膝盖)噯
噯，噯噯！

胡 进：噯呀！

(唱)

案情已攪我心煩，
更难猜测是这丫头，
看他言詞閃爍眉尖蹙，
鬼胎肚里打盘旋。

春草，你要本府在前，本府就
让你在后，你要本府同走，本
府就下轎步行，現在又不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春 草：就是不会走，有什么一回
事，两回事。

胡 进：(唱)

定是耍甚鬼把戏，
一时花样出万般，
不叫她同行心怎安！

轎 夫：老爷，轎空着！

(示把春草拉进轎里，抬着到
相府去)

胡 进：呵！是是是，請春草轎里
高坐，抬到相府，見得小姐，
感恩不尽！

春 草：(旁白)呀，感恩！我家
小姐，蒙薛公子解救，岂无感
恩之情。

胡 进：春草，就請上轎吧！（春草不答，沉入深思）

轎 夫：尊她一声吧！

胡 进：呵！是是是，尊一声春草大姐。春草大姐呀！本府真的要把这大轎让你坐，难道还会騙你不成？

春 草：騙！（旁白）噯呀，我有妙計了！倒可以和秋花計較計較，把这知府騙一騙，混过这一关再说。

胡 进：春草大姐，請吧！請吧！

春 草：什么請不請！我又不是太爷，就是坐上大轎，也没有人侍候。

胡 进：噯呀，只要你一坐上去，就是府太爷啦，本府自然象你的师爷一般，殷殷勤勤的来侍候你了！

春 草：（笑）好，就算照你話說。来伺候我上轎！

胡 进：上轎呀！（掀簾、春草身段）

春 草：左右，鳴鑼开道！

胡 进：鳴鑼开道呀！（軍內应介）

春 草：嘻嘻！

（唱）

今朝好体面，
执事排轎前；
漫云婢子賤，
知府作跟班。

胡 进：（唱）

为欲烏紗穩，
何妨狗寶站，
若非攀勢要，
安得駕高軒？
但求小姐假辞色，
那管丫头扁作圓。

春 草：唔！前面执事，何故不行？

轎 夫：已到相府，門前三尺禁地，因此不前。

春 草：（掀簾一看）果然已到相府，住了轎！

胡 进：住轎呀！（掀轎簾，伺候春草下轎）

春 草：劳煩各位。請！（要下）

胡 进：（急拦）噯，春草！春草大姐！你因何不相约会，就先进去？

春 草：呵！你要先我进去？那就請吧！

胡 进：今求春草大姐，与我一同进府，見了小姐！

春 草：要我与你一同进府？

胡 进：是呀！若不同进府，无私有弊。

春 草：什么无私有弊？我小姐乃相府千金，有客求見，那有不通稟之理？就是答应会见，还要放下珠簾，你突然闖入，成何礼法？

胡 进：喔喔……。